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 · 学术专著系列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现代地理学思想

〔美〕理查德·皮特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学术专著系列

现代地理学思想

〔美〕理查德·皮特 著
周尚意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地理学思想/(美)皮特著;周尚意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学术专著系列)

ISBN 7-100-04853-2

I. 现… II. ①皮…②周… III. 地理学—思想史—
研究 IV. K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1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ÀNDÀI DİLIXUÉ SİXIǍNG

现代地理学思想

[美]理查德·皮特 著

周尚意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853-2/K·904

2007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定价: 45.00 元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编委会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蔡运龙	柴彦威	樊 杰	顾朝林
胡天新	李 平	李秀彬	梁进社
刘宝元	刘卫东	汤茂林	唐晓峰
田文祝	王 铮	张春梅	周尚意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大学理查德·皮特教授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他先后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理学硕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博士,曾任《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对立面》(*Antipode*)等著名英法文地理学刊物的编委。皮特是一位多产的地理学家,本书是近年来他的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中的一部。该书体现了他治学的两个特点:其一,长于思辨。全书充满着哲学方法论与地理学研究的关系探讨。其二,兴趣广博。仅他自己所列的研究兴趣就涉及到社会经济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发展理论、知性与理性的地理学、哲学与社会学理论、肖像学、符号学、批判政治研究等。本书是过去30年欧美人文地理学思想史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地理学从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批判地汲取的学术营养。这些学术营养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激进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现实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地方性研究。这些理论丰富着地理学的方法论,同时也使地理学具备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基础。本书不但是地理学人手边的必备读本,而且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了解地理学与其自身科学学术关联的入门书。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

序 言

对国外学术名著的移译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源泉之一,说此事是为学的一种基本途径当不为过。地理学界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地理学直接就是通过译介西方地理学著作而发轫的,其发展也离不开国外地理学不断涌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营养。感谢商务印书馆,她有全国惟一的地理学专门编辑室,义不容辞地担当着这一崇高使命,翻译出版的国外地理学名著已蔚为大观,并将继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但鉴于已往译本多以单行本印行,或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类,难以自成体系,地理学界同仁呼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丛书,以便相得益彰,集其大成,利于全面、完整地研读查考;而商务印书馆也早就希望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双方一拍即合,这就成为这套丛书的缘起。

为什么定位在“当代”呢?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例如,当代著作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关联最紧,国外当代地理学思想和实践日新月异,中国地理学者最需要了解国外最新学术动态,如此等等。至于如何界定“当代”,我们则无意陷入史学断代的严格考证中,只是想尽量介绍“新颖”、“重要”者而已。编委会很郑重地讨论过这套丛书的宗旨和侧重点,当然不可避免见仁见智,主要有以下基本想法:兼顾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优先介绍最重要的学科和流派,理论和应用、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兼而有之,借此丛书为搭建和完善中国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助一臂之力。比较认同的宗旨是:选取有代表性的、高层次的、理论性强的学术著作,兼顾各分支学科的最新学术进展和实际应用,组成“学术专著系列”;同时,推出若干在国外大学地理学教学理论与实践影响较大、经久不衰的教材,组成“大学教材系列”,以为国内广大地理学界师生提供参考。

由于诸多限制,本译丛当然不可能把符合上述宗旨的国外地理学名著包揽无遗,也不可能把已翻译出版者再版纳入。所以,真要做到“集其大成”、“自

成体系”，还必须触类旁通，与已有的中文版本和将有的其他译本联系起来。对此，这里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清单，姑且择其大端聊作“引得”(index)。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哈特向著《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哈维著《地理学中的解释》、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哈特向著《地理学的性质》、阿努钦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邦奇著《理论地理学》、约翰斯顿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和《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威尔逊著《地理学与环境》、伊萨钦柯著《今日地理学》、索恰瓦著《地理系统学说导论》、阿尔曼德著《景观科学》、丽丝著《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萨乌什金著《经济地理学》、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辞典》等，商务印书馆已启动出版但不列入本译丛的有苏珊·汉森主编的《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等，都可算“当代地理学”名著；国内其他出版社在这方面也颇有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

当然，此类译著也是良莠不齐，还需读者独立判断。更重要的是国情不同，区域性最强的地理学最忌食洋不化，把龙种搞成跳蚤，学界同仁当知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说到这里，作为一套丛书的序言可以打住了，但还有些相关的话无处可说又不得不说，不妨借机一吐。

时下浮躁之风如瘟疫蔓延，学界亦概不能免。其表现之一是夜郎自大，“国际领先”、“世界一流”、“首先发现”、“独特创造”、“重大突破”之类的溢美之词过多，往往言过其实；如有一个参照系，此类评价当可以客观一些，适度一些，本译丛或许就提供了医治这种自闭症和自恋狂的一个参照。表现之二是狐假虎威，捡得一星半点儿洋货，自诩国际大师真传，于是“言必称希腊”，以致经常搞出一些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概念来，正所谓“创新不够，新词来凑”；大家识别这种把戏的最好办法之一，也是此种食洋不化症患者自治的最好药方之一，就是多读国外名著，尤其是新著，本译丛无疑为此提供了方便。

时下搞翻译是一件苦差事，需要语言和专业的学养自不待言，那实在是要面寒窗坐冷板凳才行的。而且，既然浮躁风行，急功近利者众，凡稍微有点儿地位的学术机构，都不看重译事，既不看做科研成果，也不视为教学成果。译者的收获，看得见的大概只有一点儿稿费了，但以实惠的观点看，挣这种钱实

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然而,依然有仁人志士愿付出这种普罗米修斯似的牺牲,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戒除浮躁之风,从我做起。为此,我们向参与本丛书的所有译者致敬。

蔡运龙

2003年8月27日
于北大兰旗营寓所

序

这本书讲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凡关注西方当代人文地理学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到其近年思想理论之活跃。仅仅二三十年,就涌现出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思想理论流派,完全可以称为一次思想理论的高潮。

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出现的这一场理论高潮不能说成是西方人纯粹的理论癖好,这一场理论高潮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几十年来西方的社会运动及思想运动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所倡导的新的政治观念、文化价值将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本书所介绍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这场社会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地理学家哈维(D. Harvey)曾说:“任务是信念的根据。”西方地理学思潮所面对的时代“任务”与我们现在的时代“任务”可能不同,这或许是我们最初阅读这些思潮时感到疏远的原因。但是我们又隐隐感到自己的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正在接近,我们越来越需要关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验。21 世纪的许多任务其实是全人类的,21 世纪的地理学也同样面临全球化的潮流。在这个时刻,我们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理学的当代经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似乎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地理”问题,而是更基本的哲学问题。地理学思想与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本来是客观的事实。但在我国许多地理学者的主观上,似乎长期忽略了二者间的重要联系,所以“地理学思想与哲学存在怎样的关系”才成为需要重新了解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在我国地理学者中,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这已是最好的哲学,我们不需要再花力气和时间去哲哲学问题了?我想问题没有这么乐观。试读一下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哲学原理在各种各样的具体地理学问题上的应用,仍是相当复杂。各类地理问题与大小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仍需要着力辨别。至少,我们不可能不经训练,

不经识别,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拥有某种哲学立场的地理学者。读这本书,或类似的,会帮助我们哲学的角度更多地了解地理学,以及从地理学的角度更多地了解哲学,从而成为更自觉的具有哲学指导的地理学者。

地理研究经常要面对具体问题,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我们通常会用一种在自己的学术环境中被“默认”的理论方法去工作。哈维讲过这样的体会,“现在有许多人在科研的道路上已经训练有素,以致看来在方法上无须再接受正规的训练。”但这种直觉的、来自现有实例的方法,“足以驾驭例行工作(大部分学术工作是例行的),但它常常不能抓住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前例的”。也许在现行方法中有十分“锋利的工具”,但当我们“滥用锋利的工具时,它能够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有控制地使用这些锋利的工具,我们必须理解运用它们哲学的和方法论的前提”(《地理学中的解释》)。在皮特这本书中,介绍了很多哲学流派。面对众多思潮,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推出了什么样的“锋利工具”,以及这些“锋利工具”应该施于什么样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总是在“默认”的状态下工作,不但不可能产生新的创造,还会制造出可笑的谬误。

一般情况下,地理学者关注的都是客观世界的问题,地理学的理论也多指向客观事物的规律,这是我们习惯的情形。但这本书讨论的东西,许多都是关于主观世界的,这些内容特别需要我们的注意。我个人的感觉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家所关注的主观问题似乎多是道德问题,而不是认知问题。即使是在学术界,只要不是专门研究人类精神心理的专科,也不关注主观认知问题。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认知的正误或深浅,决定于客观实践的程度,而与主观的条件无关。所有的地理学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来自哪个地方、属于哪一种文化),大家在主观条件上,都位于同一条线、同一个起点,认知水平的高低只取决于对客观事物的探索程度。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但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任何实践都可以出真知?如果说只有正确的实践才出真知,那么影响实践正确与否的条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对实践者主观条件的讨论。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西方地理学界(其实不仅是地理学界)关于人们主观条件在认知活动中的影响,进行了热烈讨论,这是本书中相当重要的内容。由于对主观条件在地理认知中的影响的肯定,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性反省,这是当代

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核心点。与人们主观世界相关联的,还有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对同一社会事物的肯定或者否定,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文化价值观的重视,是当代西方人文地理思想活动中的又一个重要核心点,评论家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对于地理现象,过去说“描述”(description),现在说“诠释”(interpretation),强调了学者本人主观的思考判断。

在西方这场地理学思想理论热潮涌现的时候,我国地理学界似乎更关注实际问题。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界,随着“文革”动乱的结束,西方计量地理学理论传入并受到欢迎,这一发展代表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但此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理论发展上并不清晰。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对具体地理问题的模式、机制、基本原理的探索,这些内容常常被理解为理论研究。应当说,这些理论问题与哲学思想层面的理论问题并不一样。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是否也存在需要澄清的哲学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我们强调地理学的“经世致用”,但并不是就要放弃基础理论,我们说要脚踏实地,这个实地应是包含着坚实理论的实地。一门科学要有思想理论做背景,做基础,做视野。在一个学科之内,并不要求每一个具体的学者都来作理论研究,但在学科的整体构成上,却不能少了这一部分。在高等学校地理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上,理论也应当是必设的部分。如果连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都省掉这个部分,那么就是降低了我们地理学科的水平,也降低了学生的学术素质。

为了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等出版部门,陆续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近年最有影响的地理学理论著作,例如哈维、段义孚、约翰斯顿、索加的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这对学术界是一个重要贡献。

这本皮特的《当代地理学思想》对西方当代地理学思想的评述,线索清晰,内容择要,并集中介绍了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者,是一部很好的读本。

唐晓峰

2006年2月28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献给马克思

目 录

图目录.....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地理学、哲学和社会理论.....	4
第二章 存在主义、现象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41
第三章 激进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76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128
第五章 结构化、现实主义与地方性研究	168
第六章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地理学	220
第七章 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地理学.....	280
第八章 结论.....	330
参考文献.....	341
索引.....	385
译者后记.....	398

图目录

1.1	元哲学、元动力学及哲学学派·····	8
1.2	现代及后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	13
3.1	生产方式·····	95
3.2	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	96
5.1	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模型 ·····	173
5.2	吉登斯的人类作用层次模型 ·····	177
5.3	吉登斯本体论的二重性结构 ·····	179
5.4	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事件、机制和结构·····	192
5.5	几种生产流程的空间结构 ·····	203

前言

vii

在本书即将完成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常扪心自问,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可恶”的事情。最初,我是接受一个很偶然的委托,写一本关于现代地理学思想的小册子,结果年复一年(确切地说是七年),这本书越写越长,直到变成现在这样的大部头(即使已经被删减了三分之一)。对于近来这个学科中以及围绕这个学科所展开的一些争论,我比较熟悉,也参与过其中一些问题的讨论,有时做旁观者,有时颇感愉悦,但也常遇到麻烦。直到着手此事,我才意识到存在多少问题,才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多严重。而且,在这个“写作经历”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代地理学思想和社会理论以及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最后,依我天真之见,我也并不明白,即使是对本书所采取的主要立场进行简单直白的概括,由于我余生时光的珍贵,这也会得不偿失。然而,随着这些认识的逐渐明晓、提高,我也开始习惯于接受它们了,我决心一定要尽己所能,将先前接受的委托完成得出色些,创作出一个尽量彻底的关于现代地理学思想的总结。本书便是!

在细读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前,很有必要对读者进行一些提醒和引导。首先,这本书在风格上不是像“史密斯(Smith, 1990)这样说,但琼斯(Jones, 1991)那样说”之类的书目概述。这种风格除了可能表明作者博览群书之外,没有太多的用处。所以,我尽量避免通常的“对无名之辈一带而过,却对名家大书特书”的写法,尽管这些坏习惯偶尔也会突然出现。与通常写法相反,我试着更详尽地研究少数著者的观点,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详述——我知道经常是过长了——当然这样有时会偏离我们讨论的主题。我的想法是,尊重我所研究的原作者的观点,把他们的观点置于他们自己的语境中,同时也出于我自己有时不太恰当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观点。我希望这也能让那些有思想的、细心的读者与不断发展的学术保持一个持续的联系。毕竟,你没有必要因为花了许多钱买这本书,而一定要读完所有内容。因此,在读着不顺的地方,或在内容枯燥、概述密密麻麻的地方,就把书放下, viii

跳过去——只要你想再翻回去,观点仍会在那里。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评述越来越少,这倒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是由于思想太过丰富,让作者的思维到了枯竭的状态,甚至在写这本书的七年中都是如此。另外要说的是,我没有提到其他一些关于近来的地理学思想的研究,例如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的《地理学之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一读,而是因为它们很有价值,我只是不想简单地重新解释已有的阐述。文本互勘绝对是有限度的,而且早就达到这个限度了!

第二点要说的是关于我自己参与“记录于此”的争论,以及在写书时自身对这些争论产生的激烈的、但后来逐渐缓和的反应。如果快速浏览一下参考书目,你会发现在“皮特”(R. Peet)名列出了一大堆的记录。但是,我尽量少说我对几个关键性争论的参与,甚至放弃了一些(并非全部)事后我思考了很久的、实际上是很聪明的回答。大部分章节的主要内容是拉开一段距离、站在某个高度上写的,无论其意味着什么(假设是“准确的、中立的表述”),至少是“客观的”。而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用平淡无奇的词语“结论”标明的批判性评价的部分,它明确表述了我自己的观点。因此,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观点是什么,以防你漏掉本书的献词,或像已故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艾比·霍夫曼(Abby Hoffman)那样,认为马克思指的是格娄乔·马克斯(Groucho Marx),而不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起初,我在地理学方面是个实证主义者,而在实际生活中是个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经历了那所有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年代之后,我基本还是如此。最近以来,我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女性主义说服,部分被后结构主义说服,然而对后现代主义,除了基本上同意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符号支配”论(sign-domination)之外,对其他的大部分观点仍不信服。因此,本书从一种唯物的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观点仍服从于被定义为再生性民主的激进人文社会主义——而民主也就是对社会基本制度的直接的、普遍的控制。因此,应预警读者:服从某种立场的批判意图徘徊在各个概述之下,即使是对某个“琼斯”(Jones, 1991)仅仅作出提及谁、忽略或摒弃谁的选择时也是如此。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已经教过几次本书的内容了。难忘访问爱荷华大学讲授本书的第一版时,蕊贝卡·罗伯茨(Rebecca Roberts)和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经常在座并参与评论,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深奥而广博的质疑给

了我很有价值的启示,还有其他许多研究生都有精彩的讨论。在我于克拉克大学开设的地理学与社会理论讨论班中,加文·布里吉(Gavin Bridge)、伊莱恩·哈特威克(Elaian Hartwick)、斯图尔特·洛金(Stuart Lorkin)、苏尼特·拉迪(Sunita Raddy)、雷切尔·斯洛克姆(Rachel Slocum)、吉尼斯·索迪克夫(Genese Sodikoff)、菲尔·斯泰因贝格(Phil Steinberg)、苏茜·斯台尼曼(Susie Steinemann)、艾略特·特雷特尔(Elliot Tretter)和“德国小组”(特别是“瓦尔特·马丁”(Walter Martin))都十分出色,斯图尔特·洛金和雷切尔·斯洛克姆参与编写了第七章,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计划某天要撰写的论文的部分资料。这本书一开始是约翰·戴维(John Davey)委托的,他是地理学在出版界最好的朋友。吉尔·兰德鲁(Jill Landeryou)的工作使本书能够得以圆满的完成。感谢哈兹尔·科尔曼(Hazel Coleman)对本书细致彻底的编辑校对。凯西·奥尔森(Kathy Olsen)在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写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儿子吉姆·皮特(Jim Peet),这位英格兰最好的电脑绘图员绘制了本书除了图 1.2 以外的图表,图 1.2 这幅图我要感谢杰里米·泰什(Jeremy Tesch)。约翰·皮科尔斯(John Pickles)读了第二章,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读了第五章,他们都慷慨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倘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结果将是何等不堪设想!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几乎要把他对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评论写出来,这至少是给了我鼓励的声音。在我写这本书时,还与迈克尔·瓦茨(Michael Watts)一起编辑另一本书《生态学解放》(*Liberation Ecologies*),我不得不说迈克尔是个很好的工作伙伴,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几个人之一。皮尔斯·布莱基(Piers Blaikie)在我需要的时候也给我提供支持,并提出很好的建议,即便我没有采纳之。最要感激的是伊莱恩,她提供了很有用的意见和一贯的鼓励。没有她,这本书肯定无法完成。

理查德·皮特

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